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上古汉语词汇史研究的意义

汉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汉族人民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的汉语，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变化。在语音、语法、词汇三个部门中，“语言的词汇对于各种变化是最敏感的，它几乎处在经常变动中。”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变化，无一不在汉语词汇中得到反映。汉语词汇数量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丰富。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收字 9353 个，其中多数是单音词，加上《说文》漏收的，东汉时汉语单音词数量约有七八千个。东汉时汉语复音词也是数以千计。仅《论衡》一书就有复音词 2300 个。1985 年开始陆续分卷出版的《汉语大字典》共收列单字 56000 个左右；1986 年起陆续分卷出版的《汉语大词典》共收词目约 37 万条。这两部辞书所收大多数是几千年陆续积累下来的词语。

几千年来陆续积累下来的大量词汇，为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也为汉语词汇史研究提出了大量的课题。然而，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22 页（人民出版社，1957 年）。

② 程湘清《〈论衡〉复音词研究》，见《两汉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 年）。

面对几千年、数以万计、不断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令人眼花缭乱的汉语词汇，如何进行词汇史的研究，又是摆在汉语词汇史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王力、周祖谟、殷孟伦等老一辈语言学家先后都提出要深入研究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首先需要进行专书词汇和断代词汇的研究。为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指出了途径。

进行专书词汇的研究，就是做解剖麻雀的工作，通过对一部部重要古籍词汇的深入细致研究，为汉语词汇史的研究积累丰富的材料，打下扎实的基础。进行断代词汇的研究，就是要对不同历史时期汉语词汇发展状况分别进行考察，搞清楚各个历史时期汉语词汇的基本状况和特点，在比较深入地研究断代词汇的基础上，再研究整个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就水到渠成了。

进行断代词汇的研究，可以是共时的研究，即对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汉语词汇系统状况和特点进行描写；也可以是历时的研究，即研究在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内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情况。从研究词汇史的角度来看，断代词汇应以历时研究为主，即研究某一历史阶段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弄清词汇发展变化的脉络，揭示词汇发展变化的规律。当然，在进行断代词汇发展变化研究的过程中，对该历史阶段内不同时期词汇系统的状况和特点进行描写，也是必不可少的。

目前，汉语词汇断代历时性的研究，即断代词汇史的研究，尚处于发轫阶段。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上古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① 王力《诗经词典·序》，见向熹《诗经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周祖谟《吕氏春秋词典·序》，见张双棣等编《吕氏春秋词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殷孟伦《谈谈汉语词汇研究的断代问题》（《文史哲》1981年第2期）。

远古汉语词汇系统的情况，无从得知。到目前为止，以殷商时代甲骨文为起点的上古汉语词汇，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最早而有完整系统的词汇。上古汉语词汇是汉语词汇研究的源头，上古汉语词汇史是汉语词汇史的起点，也是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史研究的基础。如在汉语词汇史上词的复音化是一个重要的趋势，要深入研究这一趋势发展的历史过程，首先要了解在上古时期汉语复音词的产生、词的复音化趋势由不明显到比较明显的过程。因为这是研究中古以后词的复音化趋势发展的基础。又如要了解中古以后汉语中农业生产方面词汇的发展，也只有在对上古汉语中农业生产方面词汇的发展状况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以后，才能知道中古时期农业方面的词汇哪些是继承沿用的，哪些是词义发生了变化的，哪些是新产生的。中古以后由“子”作词尾构成附加式合成词的情况常见，由上古汉语构词法的发展中可以知道“子”作为词尾由小称变化而来，而且在汉代已开始虚化，“子”完全虚化成词尾，是中古以后的事，这样问题的认识就比较深入了。

上古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与现代汉语词汇的研究也有联系。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中，很多的基本词是从上古一直沿用下来的。现代汉语双音词的构词方法，也是从上古沿用下来的。现代汉语词汇中的一些现象，探究其源，也是始于上古。如现代汉语中有一类同形同音词，两个词一个表示工具，一个表示使用这种工具发出的动作，见于《现代汉语词典》的有“鞭、锄、锛、钩、锯、锁、网、凿、耙、叉、箍、耒、梳、刷”等，其中“鞭、锄、锛、钩、锯、锁、网、凿、耙、叉、箍、耒、梳、刷”等，在上古汉语中本为一词，或由工具义引申为使用该工具发出的动作；或由动作义引申为用来发出该动作的工具，因而有了两个意义。这是受汉民族整体把握事物、注重实用的思维方式的影响而产生的

词义相关引申。中古以后直到现代，沿着这种思维方式和词义这种引申途径陆续又出现了很多这种兼表工具和动作两义的词，到了现代汉语中，把它们看成同形同音词。了解了上古汉语词义引申的途径，对现代汉语中这类词就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古代汉语学习的重点是词汇，特别是要掌握常用词，要注意古今词义的异同。古代汉语的常用词大多在上古时期已出现；古今词义不同的词，古义大多出在上古汉语中。上古汉语词汇史中对大量常用词词义演变情况和词义演变的途径、原因、规律的分析研究，对于增强古代汉语词汇学习中的历史观点，丰富对古代汉语常用词的感性认识，加深对古代汉语常用词的理性认识，都是很有帮助的。因此，上古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对古代汉语词汇的学习、教学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此外，由于词汇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现实现象认识的变化紧密相联，上古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与中国上古史中的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科技史等等方面的研究都有联系，可以从语言学方面为它们提供依据。有的时候，在缺乏其他史料的情况下，上古汉语词汇资料有可能成为研究上古史中某一问题的重要依据。如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利用《尔雅·释亲》“男子谓姊妹之子为出，女子谓舅弟之子为侄，谓出之子为离孙，谓侄之子为归孙”中的“出”“侄”“离孙”“归孙”四个亲属称谓词作为我国远古时期存在着母系氏族外婚制的依据。

① 见该书第一册 27 页(人民出版社,1962 年)。

第二节 上古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任务和方法

一、上古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任务

上古汉语词汇史研究，包括两方面的任务：

一方面是阐明本时期词汇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如词汇系统的形成发展情况，新词产生和旧词消亡情况，词语的替换情况，词义的演变情况，构词法的发展情况，等等。通过比较全面而具体的阐述，使人们对上古汉语词汇的面貌和发展情况能有比较具体的感性认识。

另一方面是要通过阐述，勾勒出这一时期词汇发展的脉络；阐明这一时期词汇、词义发展变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词汇、词义发展变化的语言内部的原因；总结上古各时期词汇发展的特点，探讨词汇发展的规律，使人们对上古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有较全面的理性认识。

这两方面缺一不可。如果不用大量语言事实来说明词汇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只靠几个例子来谈词汇的发展变化、词汇发展的规律，势必失之空泛，实际效用不大。如果只是罗列大量词汇发展变化的事实，而不能从总体上、从理论高度上来阐明词汇发展的特点、规律，其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能成其为“史”。只有两者兼顾，才能真正形成为有筋骨、有血肉的断代词汇史。

二、上古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方法

上古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方法，有一些和上古汉语语音史、语法史的研究是相同的，如归纳的方法，统计的方法，比较的方法，注意

鉴别语言资料的真伪、成书年代，等等。除此之外，由于上古词汇门类繁多，数量很大，词汇史还应有一些自己独有的研究方法。词汇史独有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分类分析，重点考察研究

1. 按词的语义联系进行分类，对各种类词，特别是其中的重点，在上古前期、中期、后期的发展变化情况，分别进行纵向考察，弄清它们新陈代谢的情况、发展变化的脉络。“在词汇领域里，各个语言单位之间的联系主要是意义上的联系；我们要把一种语言的词汇当作一个体系来研究，首先就得按照词的语义联系进行分门别类的工作。词的语义分类是词汇研究的实际工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步骤。”如何按照语义联系将语言中的词进行分类，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从词汇史的研究考虑，为了说明词汇的发展变化，按主题分类，一般来说是比较方便、实用的方法。按语义联系对词进行分类，可以分出许多类词，几乎每一类词在上古时期都有发展变化，不可能一一详加考察，只能是从中选取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些类词作为重点，深入细致地进行考察分析。如上古时期有关手工业方面的词有若干类，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冶铸业和纺织业方面的词。我国在上古前期是青铜时代，中后期是铁器时代，冶铸业的发展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都有重大影响；纺织业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春秋战国以后有了很大的发展，因而在词汇中，有关冶铸和纺织的词就比较多。以这两类词为重点，通过深入分析它们在上古时期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情况，就可以比较清楚而具体地看到手工业的发展对词汇发展的影响，了

① 张永言《词汇学简论》67页（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

解有关手工业方面的词是如何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

2. 在上古词汇中，除了对一些贯穿前期、中期、后期的重点问题需要深入进行研究外，对上古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该时期词汇发展中的问题，也要选取最具代表性的问题作为重点，进行深入考察分析。如战国时期，思想领域中的“百家争鸣”，使汉语词汇中涌现了大量新词，诸子所使用的“雅言”，也为汉语文学语言词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对汉语词汇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因而对先秦诸子书中的用词，应当作为研究上古中期词汇发展的一个重点。对一些重点类词进行了分阶段的考察，又对某一阶段特有的重点问题进行了研究，就可以使上古词汇在某一历史阶段的面貌、特点更为清楚、鲜明。

3. 词汇中还有一些问题和社会发展没有或较少有直接关系，但对研究词汇内部的关联、词汇发展规律等方面有重大作用，对其也应作为重点进行研究。如同义词、反义词问题，它们与社会发展较少有直接关系，但和词间语义聚合关系、词义的发展变化、构词法的发展都有不能忽视的关联。再如构词法是介于语法和词汇之间的问题，可以说与社会发展没有直接关系，但从研究词汇史的角度来看，构词法的发展和词汇的丰富、复音化趋势的发展等关系十分密切。因而，同义词、反义词问题，构词法问题，也都应作为上古汉语词汇史研究的重点问题。当然，对于这一类问题，一般只能大体上弄清它们的发展变化的时间。

4. 在抓住重点深入考察研究的同时，对其他非重点的问题也要适当兼顾。只有点面结合，才能使词汇史的研究内容较为全面、充实，论证更具有说服力，所反映出的词汇发展面貌、轨迹更符合实际。

分类分析、重点考察研究的方法，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如类词的划分标准，有些词不好归类，有的词会兼属不同的类等。如何使词的语义分类更加科学？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研究。

（二）以常用词为主要研究对象

在纷繁众多的语词中，词汇史研究应以常用词为主要对象。常用词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交际中最常用的基本概念，它们大都属于基本词汇，是词汇系统中的主要部分。词汇史所要研究的各种问题，几乎全都与常用词有关。词汇中的多义词一般都是常用词，研究词义的发展变化，一般说来就是研究常用词词义的发展变化。词汇史要研究同义词、反义词的发展，而构成同义词、反义词的大多是语言中的常用词。词汇中最具有构词能力的是常用词，研究构词法的发展，不能不涉及到常用词。要研究按主题分类的类义词，也必须以其中的常用词为主。以颜色词为例，上古汉语的颜色词有一百多个，其中常用的只有“赤”、“朱”、“黄”、“青”、“白”、“黑”、“玄”等几个。这几个词在同类颜色词中，可以泛指该类中深浅、明暗不同程度的各种颜色，可以适用于多种对象，使用范围最广，最赋有文化内涵，构词能力最强。它们是上古汉语颜色词系统的“纲”，抓住了这几个词，可以进一层深入研究上古汉语颜色词的语义系统的形成和发展，颜色词词义的发展变化，颜色词中的同义词，颜色词构词方法的发展，颜色词使用中所反映的民族心理等等问题。由于常用词的研究在词汇史研究中有着重重要的作用，因而有的学者说，常用词的变化“对语言史研究的价值无异于

① 徐朝华《上古汉语颜色词简论》，见南开大学中文系编《语言研究论丛》第八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

音韵系统和语法结构的改变”。这种比喻是很有道理的。

(三) 确定词(词义)出现的时代,除以语言事实为依据外,还要从多方面进行考察分析

作为断代词汇史,阐明上古汉语中一些词(词义)的产生时间、词义发展的源流关系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由于上古时期,特别是先秦时期,语言资料不足,要想正确地确定这些词(词义)的产生时间,有时不能只依据词(词义)在现有古籍中出现时间的早晚或一些旧注的解释,而应当从字的形体结构、词义引申的一般规律、这种意义在同时代其他古籍中是否通行、后代有关研究资料等多方面进行考察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有些词(词义)产生的时间是难以用现有语言资料确定的。遇到这种情况,须从多方面进行分析考证。如词一般都是本义出现在时代比较早的书中,引申义出现在时代较晚的书中,根据出现的早晚,可以确定哪是本义,哪是引申义。但在上古时有的词的情况并不如此简单。像“引”在《诗经》的《大雅》、《小雅》和《尚书·周书》中有延长、引导、长久等义,没有开弓义,到战国古籍中才出现开弓义。根据词义引申一般由具体到抽象的规律,“引”的开弓义不会产生在延长、引导等义之后。再考察字形结构,在甲骨文、金文中,“引”的字形都如《说文》所说从弓丨。根据这两方面分析,“引”的本义应是开弓,其出现时代不会晚于延长、引导等义。又如“狱”一词,有的学者根据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引《韩诗》及朱熹《诗集传》将《诗经·小雅·小宛》“哀我填寡,宜岸宜狱”中的“狱”解释为监狱或关入监

① 张永言、汪维辉《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中国语文》,1995年第6期)。

狱，因而认为西周时“狱”已有监狱义。将《小宛》中的“狱”解释为关入牢狱似乎也可以说得通，但是，考察和《诗经·小雅》时代相近的《周易》、《尚书·周书》，“狱”均无监狱义；此后一直到战国末期，“狱”也都没有监狱义。到汉代以后，“狱”才有监狱义。从“狱”在先秦古籍中使用情况来看，从语言的社会性方面来考虑，仅根据《诗经》中一例和某些古代注释，就认为西周时“狱”已有监狱义是不妥的。再如，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郡守，秦官，掌治其郡……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汉代以后郡的最高行政长官名才由“守”改为“太守”，但在《墨子·号令》中“太守”出现了4次。查《墨子》其他各篇和战国时其他书都没有“太守”一词。《墨子》一书自秦汉至清代中叶很少有人注解研究，在抄刻流传过程中，文字错讹脱衍的情况比较严重。据近人考证，《号令》篇所在的第十五卷是伪书，“行文不类，或竟与墨家思想倍驰”，“有汉代官制律文”。因此，根据语言的社会性和近人的考证研究，可以说不能因《墨子》中有用例而认为战国时已有“太守”一词。

（四）注意和有关学科的联系

上古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和语言学中的语音、语法、修辞等部门都有联系。如词在句中语法功能的变化，往往会引起词义的变化；词义的引申，与修辞手段的运用有关；构词法的发展，与上古语音、语法都有关联。因此，上古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在一些有关的问题上，必须注意和它们的联系。

词汇史的研究，由于研究的对象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

① 吴毓江《墨子各篇真伪考》，见吴毓江撰《墨子校注》附录1051、1053页（中华书局，1993年）。

联系，和社会的发展的关系比较密切，因而上古词汇史的研究还要和上古时期的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科技史等非语言学的学科发生联系，要借助有关学科的知识、研究成果帮助解决问题。

如从战国到汉代，在语言中陆续出现了一大批由“五”作修饰成分的复合词。如：“五谷”、“五官”、“五福”、“五常”等。其中有些词如“五谷”、“五帝”、“五伯(bà)”等，具体所指，说法不一。如果和从战国到汉代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联系起来看，就可以了解到这类词的产生和五行学说的影响有关。也可以明白其中一些词之所以会有歧义，是人们受五行学说影响而将事物主观凑配成“五”所致。又如“青”，在上古时既表示绿色，又表示蓝色。为什么“青”一词可以表示两种不同的颜色？除因为蓝和绿是色相性质相近的邻近色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通过中国科技史、矿物学方面的著作可以了解到，在我国古代，共生的蓝铜矿和孔雀石是冶炼青铜的两种重要原料，蓝色的蓝铜矿又可用作蓝色颜料，绿色的孔雀石又可用作绿色颜料。共生矿中两种矿石的成分没有固定比例，因而或呈蓝绿色，或呈绿带蓝色，或呈蓝带绿色。“青”表示绿色和蓝色，很可能由共生矿石名而来。因此，在进行词汇史研究时，要有意识地去利用有关的非语言学学科的知识、研究成果。

第三节 上古汉语词汇史的分期和研究的资料

一、上古汉语词汇史的分期

上古汉语词汇史的上限定在殷商时代，即甲骨文时代，这是大

① 徐朝华《析“青”作为颜色词的内涵及其演变》(《南开大学学报》，1988年6期)。

家确认无疑的。下限定在什么时候，则学术界看法有所不同，或定在秦，或定在两汉，我们认为下限定在两汉比较适当。因为汉代反映封建制度、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的词，有很多都是继承战国时的词或由战国时的词词义变化而来，和战国时同类的词关系比较密切，将汉代归入上古时期，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词汇（词义）的继承和发展。而且，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是汉语由部族的区域共同语发展为汉族全民语的相连的历史过程”，将汉代归入上古时期，有利于研究汉语共同语词的发展。

在上古时期内部要不要再分期？作为断代词汇史来说，要体现“史”的特点，以分期为好。因为分期可以比较清楚地说明词汇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及上古时期不同阶段词汇发展的状况、特点，使人们从总体上了解上古汉语词汇面貌、词汇发展的脉络。但是，词汇中的核心部分——基本词汇具有很大的稳固性，发展变化很慢；词汇中有些问题如同义词、反义词的发展，构词法的发展，一些和社会变化无直接联系的词的词义演变等等，都是渐进的，难以分期论述。如果上古时期内部不再分期，而是按问题，如基本词汇的发展、词义的发展变化、同义词反义词的发展等等，一一分别进行勾勒和论述，也可以说清楚上古汉语词汇发展的情况。但是，容易成为一个个专题的研究，只能抓住一些主要问题，难以照顾到全面，不能很好地反映词汇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上古时期

① 如史存直《汉语词汇史纲要》(华东师大出版社,1988年);潘允中《汉语词汇史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② 如周祖谟《汉语发展的历史》，见《周祖谟语言文字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向熹《简明汉语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

③ 周祖谟《汉语发展的历史》，见《周祖谟语言文字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

不同阶段词汇发展的状况和特点，不大会使人从总体上了解上古汉语词汇面貌、词汇发展的脉络，从而不能很好地体现“史”的特点。比较好的办法是分期介绍、论述，对一些不好分期论述的问题，可采用两种办法处理：一是对内容比较繁杂的问题，如词义的演变、构词法的发展，可以另辟章节单独论述。二是按不同情况将问题分别放在某一时期来论述。如基本词汇问题，放在上古前期，这便于反映汉语基本词汇早期的面貌；同义词和反义词，战国时期大量产生，以放在上古中期论述为好。这些问题虽放在某一时期论述，但也要适当兼顾到其他时期的情况。

上古汉语词汇史的分期：

（一）上古前期约公元前 14 世纪到公元前 6 世纪。在中国历史上为殷商时期到春秋中期。这个时期汉语词汇的主要特点是：(1)汉语词汇系统已形成；(2)表示抽象概念的词不多；(3)单音词占绝对优势。

（二）上古中期约公元前 5 世纪到公元前 3 世纪末。在中国历史上为春秋后期到战国末期。这个时期汉语词汇的主要特点是：(1)产生了大量的新词，特别是有关意识形态和自然科学的词；(2)汉语文学语言词汇基础已形成；(3)词义系统日趋复杂；(4)双音词比例明显增大。

（三）上古后期公元前 2 世纪初到公元 3 世纪初。在中国历史上为秦汉时期。这个时期汉语词汇的主要特点是：(1)汉语词汇系统已较完善；(2)反映中央集权封建帝国特点的词大量出现；(3)外语借词在汉语词汇中开始占有一定的地位；(4)词的双音化趋势已较明显。

二、上古汉语词汇史研究的语言资料

上古汉语词汇史研究，主要依据三个方面的语言资料：一、现存的、上古时人用散文或韵文撰写的书籍；二、甲骨卜辞、铜器铭文、竹简等文物；三、上古时人词汇、词义研究的成果，包括《尔雅》、《说文》等专著和汉人随文释义的古书注解。按照时代区分，每个时期的语言资料主要有以下一些：

上古前期：商代甲骨卜辞，周代铜器铭文，《周易》（卦辞和爻辞），《尚书》（其中《尧典》、《皋陶谟》、《禹贡》、《洪范》归入中期），《诗经》。

上古中期：《周礼》，《仪礼》，《春秋》，《左传》，《国语》，《论语》，《孙子》，《老子》，《墨子》，《商君书》，《孟子》，《庄子》，《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山海经》（山经），《周易·十翼》，《孙臆兵法》屈原、宋玉作品，《尔雅》。

上古后期：《史记》，《淮南子》，《新语》，《春秋繁露》，《盐铁论》，《战国策》，《公羊传》，《梁传》，《大戴礼记》，《礼记》，《汉书》，《论衡》，《潜夫论》，《风俗通》，《东观汉记》汉乐府诗，《文选》中汉人作品，《楚辞》中汉人作品，《急就篇》，《居延汉简》，《诗经》毛亨传、郑玄笺三《礼》郑玄注，《孟子》赵岐注，《吕氏春秋》、《淮南子》高诱注，《方言》，《说文》，《释名》。

第二章 殷商到春秋中期 汉语词汇的发展

第一节 殷商时代的汉语基本词汇

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是到目前为止能看到的最早记录汉语词汇的文字资料。卜辞中单字总数约 4500 字，经研究考释，能辨识确定的有 1000 多个字，其中绝大部分是一字一词。在这 1000 多个字中，有许多是几千年来一直生存着的汉语基本词汇中的词。虽然由于卜辞内容和书写形式的限制，卜辞未能反映殷商时代汉语基本词汇的全貌，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到早期汉语基本词汇的大致情况。

下面从十一个方面来说明殷商时代汉语基本词汇的情况。

一、有关天象、地理的基本词

(一) 有关天象的名称

卜辞中有“日、月、星、云、风、雨、雷、霍(雾)、霾、昏、晦、虹、晕、食、火”等。

“日”，太阳。“月”，月亮。“风”，甲骨文借“夙”字表示，有风和刮风两个意义。“翌丙子其有风？”(前 4·43·1)^①“帝其令风。”(合

^① “前”为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的简称。下面甲骨卜辞出处括号内首字均为甲骨文著录简称。详见本节后附书目。

195)‘雨’，有雨和下雨两个意义。“不遘大雨？不遘小雨？”（粹 997）“之夕雨？”（续 4·6·2）“雷”，有雷和打雷两个意义。“兹雷。”（乙 3434）“壬戌雷，不雨。”（乙 7313）“霍”，即“雾”，下雾。“霍”在卜辞中只用作动词。“至于丙辰，霍，不雨。”（粹 819）“霾”，表示一种特殊的气象，空气中因悬浮大量尘埃而形成的混浊现象。“兹雨不佳霾？”（甲 2840）“啓”和“晦”（晦）相对，指两种特别明显的天空情貌的变化。“啓”，晴霁，云开日现。“不啓其雨。”（续 4·23·9）“晦”，即“晦”，浓云蔽日，天色昏暗阴沉。“弼田其晦。今日辛大啓。”（粹 651）“虹”，彩虹。“昃亦出虹自北饮于河。”（菁 4）由此可见，虹能伸头饮水的传说，商代已经有了。“晕”，日月周围的光圈。“今其有祸甲午晕。”（柏 2）“食”，日蚀，月蚀。后作“蚀”。“之月（夕）月出食。”（丙 56）从“晕”、“食”两词可以看到商代已有专职人员观测并记录比较罕见的天象。“火”，本义为物体燃烧时所发的光和热。卜辞中未见用本义的“火”。“火”在卜辞中用作星名，指二十八宿中的心宿，后也称“大火”。可能因看去形似火而得名。“殷贞其侑火？”（甲 3083）据《大戴礼记·夏小正》、《尚书·尧典》等古籍记载，上古时人将某些恒星作为观测对象来测定岁时季节，卜辞中星名“火”的出现当与此有关。

（二）有关地理的名称

卜辞中有“土、山、丘、石、水川、泉、河”等。

“土”，土地。卜辞中“东土”、“西土”、“南土”、“北土”指殷商的四方疆土。“石”，石头。商人认为石为神祇所附，因而把石头作为崇拜的对象，有拜石之祭。“王侑石……作邑于之。”（乙 3212）“水”，卜辞中用作名词，多指水灾。“今岁亡大水？”（金 377）用作动词表示发大水。“在先不水？”（前 2·43）“川”，河流。在卜辞中

用作动词，表示发大水。“丙子贞：不川。”（宁沪 1·482）“河”，黄河，是专有名词。“令自般涉于河东。”（合 23）

天象、地理这一类基本词中的“风”、“雨”、“云”、“土”、“山”、“石”、“河”等词又为神名。

二、有关方位、时间的基本词

（一）有关方位的名称

卜辞中有“方、东、南、西、北、上、下、左、右、中”等。

“方”，方位，四方之方。“方”表示方位，在卜辞中一般不单独使用，而是出现在“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四方”等语词中。“东、南、西、北”四词，从甲骨文字形看，表示方位均非本义。“东（東）”字象两端用绳束紧的无底的袋子，“南”字象乐器形，“西”字象鸟巢形，“北”字象两人相背之形，都是借用来表示方位的，久借不归，在卜辞中已是专用于表示方位的词。“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卜 375）“上”和“下”，表示空间的上、下。在卜辞中常连用，“上下”、“下上”，“上”指上帝，“下”指地祇百神。“下上弗若，不我其受又？”（粹 1084）“左”和“右”，在左右并称时表示左边和右边。“左右中，人三百。”（前 3·312）“中”，中间，正中。“王作三自右中左。”（粹 597）

（二）有关时间的基本词

卜辞中有“年、岁、祀、春、秋、月、旬、日、旦、朝、昃、莫（暮）、昏、夕、今、昔、翌、来”等。

卜辞中用于记年的有“年、岁、祀”。“年”，本义是谷物成熟。卜辞中卜问“受年”、“有年”常见。北方农作物一般一年一熟，“年”由本义引申用于计时，农作物一熟称一年。和周代以后表示时令